

## 第一章

真他媽的太強了……

面對眼前的老舊別墅，羅寬典的第一印象只有這句話。

這棟獨自矗立在樹林深處的建築物，從外觀看來像是已有百年歷史，木造屋頂和牆壁早已破損斑駁，任由藤蔓攀爬，彷彿被某種異形從內部開始入侵，脆弱得只要一陣風來，就能將這棟建築吹垮。

因此，羅寬典不得不讚嘆這棟看似陳舊破敗的房子，竟然至今仍屹立不搖。

或許是彷彿外星生物的藤蔓，無意中成為支撐的力量。

相較於站在別墅前感慨萬千的他，一群人正忙碌的在別墅內外穿梭，有人忙著拍照、在地上擺放一個又一個的標示牌，有人則忙著拉起警戒線，同時驅趕特地跑來看熱鬧的當地居民。

「噁——」又一個人摀住嘴，臉色慘白的從屋裡衝出來，也顧不得旁邊還有其他人，就跪在地上大吐特吐，深藍色制服長褲上沾滿了落葉和泥土。

這已經是今天第三個了。

圍觀的居民們頓時交頭接耳起來。

「夭壽喔！我早就說這房子不乾淨，那些猴死囡仔還老愛跑進去玩，現在真的鬧出人命了！」

「對啊，前屋主一家老小都慘死在這裡，煞氣重得很。」

「八成要抓交替了，接下來一定還會死人的……」

居民在警戒線外聊起這棟當地有名的鬼屋曾有何風光傳聞，期間還夾雜同仁的嘔吐聲。

羅寬典看著同仁的慘狀，心想，這場歡迎會真是別開生面啊！

「嘿！大個兒菜鳥，你還杵在這兒幹麼？」

此時，有人從背後拍上他的肩，羅寬典回頭一看，一位有著細長小眼、圓胖臉龐的中年男子，正笑咪咪的望著他。

「權哥。」羅寬典向他點點頭。

這位本名陳光權的前輩，是他的指導老師。

雖然和自己一樣穿了灰色制服上衣搭配深藍長褲、胸口同樣配戴繡著金線鷹紋的徽章，可換下這身制服，總是笑臉迎人又福態的權哥，就和穿著汗衫、在公園下棋的阿伯沒啥兩樣。

相較於自己……套句隊長初次見到他的感想——「你以前是混黑道的嗎？」

陳光權抹去臉上的汗水，說：「你第一天報到，我沒來帶著你怎麼行。」

「謝謝，麻煩你了。」

「不麻煩、不麻煩！有你在也是多了個生力軍嘛！何況你運氣真好，初來乍到就接到大案子，好好幹，以後前途無可限量。」

羅寬典曖昧的笑笑，只說：「我會努力的。」

雖然他不曉得這件案子到底有多大，也不曉得是否真能讓他做出績效，但他並不在意前途或升官，他只想當一個維護正義的警官。

從警察大學畢業後，他通過考試，分派到第一志願——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任職，專門處理殺人、非法槍械案件。

這一切看來都很順利，可為何他的右眼皮狂跳，總覺得有不好的事要發生……

「好啦！那你就進去吧！」陳光權用力拍了下羅寬典的背，「等一下膽子撐大點啊！」

「膽子撐大點……什麼意思？」

「欸？難道你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嗎？」

羅寬典搖搖頭，「隊長說你會跟我解釋。」

「老奸巨猾的傢伙，竟然給我來這招……」陳光權以細不可聞的聲音嘀咕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」陳光權嘆口氣，再次抬頭看向他時，和善的臉龐只剩下嚴肅。「你知道，這是當地有名的鬼屋嗎？」

「有聽說……」拜那些嘴碎的居民們所賜，他聽到不少傳聞。

數十年前，這座建造在廣闊樹林裡的獨棟別墅，和這片樹林同樣屬於一位當地望族的成員。

當年這棟典雅華麗的歐風別墅也曾風光一時，不但聚集了居民們的羨慕眼光，也吸引不少年輕夫妻來這裡拍攝婚紗。

可某個夜晚，一群匪徒闖進別墅，將屋主一家七口全數砍殺。

這樁滅門血案在民風純樸的地方上曾轟動一時，凶手至今仍未找到，而他們的目的究竟是謀財還是尋仇，已不可考。

漸漸的，有傳聞說到了半夜，理應空無一人的房子會傳出哭聲及慘叫聲，還有人繪聲繪影的說曾見過血淋淋的屋主一家在窗邊遊蕩。

從此以後，華美的別墅淪為鬼影幢幢的凶宅，沒人敢入住、甚至沒人敢接近，任由它獨自在這裡荒廢。

只是偶爾會有一些流浪漢溜進去借住，或是有不知死活的年輕人以探險為名溜進屋內，但據說都會屁滾尿流的逃回家。

其實這棟別墅並非真有百歲，而是湮沒在無人整理的樹林裡，讓它看起來飽受風霜、殘破不堪，也增添些許恐怖的色彩。

羅寬典搔搔頭。「我是不信什麼鬼神之說啦！也從來沒見過……」

「噓、噓、噓——」陳光權趕緊摀住他的嘴。「別亂說，寧可信其有，小心好兄弟結伴到你家開趴，看你還敢不敢鐵齒。不過從你的長相看來，你應該是個八字超重的人吧？」

「我奶奶也說我八字重。」

「是吧、是吧？」陳光權一臉「我說對了」的得意表情。「你看你，體格這麼壯碩，就連手腳、肩膀也很寬大，濃眉大眼，頭髮和眼睛黑得像潑了油漆似的，整個就是超重八字的臉。」

「有這種臉嗎？還有，誰會用黑色油漆啊……」

「我是打個比方嘛，比方！」陳光權哈哈大笑。「再加上……抱歉啊，你看起來有

點像流氓啦！雖然也算是個帥哥，但常常會目露凶光，我看連阿飄遇到你也會選擇繞道。」

目露凶光嗎？羅寬典摸摸自己的臉，嘆口氣，原來別人眼中的自己是這樣啊……「好了，我們言歸正傳。」見他有些沮喪，陳光權趕緊將話題拉回來。「總之，當地人一向是不敢接近這棟房子和樹林的，可今天凌晨，有位居民出來溜狗，經過樹林時，一向乖巧的狗兒突然發瘋似的狂吠，還扯斷狗繩衝進樹林……」主人怎麼也喚不回狗兒，只好跟著牠走進樹林，卻發現狗兒就在鬼屋門口徘徊，像在尋找什麼似的聞來聞去，怎麼也拉不走。

就在那時……

「門開了。」陳光權故作懸疑的說：「那位居民很堅持，說他去別墅找狗的時候，門確實是關著的，可他一走近，那扇關著的門就自動打開了。」

「風吹的吧！」羅寬典聳聳肩。「那麼老舊的門，門鎖鬆動很正常。」

「他也是這麼告訴自己，可心裡難免毛毛的，而且裡面不斷飄出血腥味，又很臭，他怕又有小鬼頭跑進去探險，在裡面受了傷沒人管。何況大白天的，應該不會有什麼阿飄出來胡鬧，就硬著頭皮進去了。」

羅寬典心想，這位目擊者還真是位好心人。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就打 110 了。然後我們就站在這裡了。」陳光權兩手一攤，草草結束這不怎麼恐怖的故事。

羅寬典環顧了下四周，問：「那目擊者人呢？」

「去過醫院後，現在人在廟裡收驚。聽說他當場吐到只差沒把膽給嘔出來，多虧他還記得報警，善哉善哉，祝他早日康復。」陳光權先是雙手合十，又在胸口劃了個十字，真不知是哪教哪派。

「所以裡面到底是……」

「你自己進去看看吧！」

「權哥，你在耍我嗎？」

見羅寬點眉頭一皺，身為前輩的陳光權莫名打了個冷顫，趕緊陪笑臉。「好啦、好啦！其實我也還沒進去過，不過進去的人說……」

見前輩對自己勾勾手指，羅寬典立刻將耳朵湊近他嘴邊。

只見這位身經百戰的前輩刻意壓低音量，說：「裡面『那個』，是沒頭的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羅寬典的吼聲，再度令陳光權下意識的縮縮脖子。

「不光是頭，『那個』根本是殘缺不全的屍塊，手腳、指頭……沒有一樣跟軀幹連著，連內臟都被掏出來，灑得一地都是……他們還在想辦法把他拼回來，真不曉得凶手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……」

這時，又有一個人從屋裡衝出來，跪倒在草叢裡吐了起來。

臭味隱隱約約飄了過來，連羅寬典都想吐了。雖然在學校裡看過不少恐怖的無頭屍照片，但第一次出勤就要直接面對傳說中的魔王關嗎？

「唉，你看，連最後一名勇者也陣亡了。」陳光權瞥了嘔吐的人一眼，搖搖頭。

「裡面的慘狀連鑑識組都受不了，根本是硬著頭皮上，可是他們在現場採證，我

們不得不陪同啊！就怕有心人士會闖進去……」

羅寬典作了個深呼吸，「我明白，我先進去頂著。」

「很好！你這菜鳥有骨氣！」陳光權又拍了他一掌，差點將他打飛出去。「快去吧！早點回來啊！」

「權哥，你一起去嗎？」

「嘿嘿……」陳光權乾笑兩聲。「我在這裡等法醫來，等會兒再過去。」

這傢伙分明是想落跑吧……羅寬典再清楚不過了，但身為菜鳥，就算要他下地獄也得去。

「查到死者身分了嗎？」

「鑑識組的人已經著手調查，因為花了點時間找他的手指頭……目前只知道是個男性。」陳光權還多嘴的補上一句，「從他分家的下半身可以看得出來。」

羅寬典盡可能不讓自己想像那幅畫面，「瞭解，那凶手的側寫出來了嗎？」

「還沒，現場偵查根本還沒完成啊！」陳光權指指身後那棟陰森的別墅。

「明白了。」羅寬典嘆口氣。「那我進去了。」

「對了。」在他轉身離開之際，陳光權搭上他的肩，低聲說：「聽說他們還在找『那個』的頭，你自己眼睛放亮點啊！」

「欸？！」羅寬典還來不及後悔，陳光權已將他推了過去，還開朗的揮手道別。

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」

小心什麼啊……羅寬典不悅的嘟囔，卻不願讓前輩看穿他內心的退卻，挺起胸膛，朝門口大步邁進。

一路上，他還能聽見其他在屋外蒐證的同仁們在竊竊私語，向他投以同情的眼光。

「真可憐，第一次出勤就遇上這種的。」

「震撼教育啊……」

「不過他看起來就像經過大風大浪的狠角色，應該熬得過去。」

「年輕時八成有在外面混過……」

誰是狠角色啊！誰在外面混過啊！

內心吐槽著，羅寬典像個悲愴的祭品般向前走。

奶奶說過他八字重，但也說他命中帶劫，替他求來護身符，從小就用金鍊子掛在脖子上。

他雖不相信，但奶奶的話他一向聽從，尤其是十七歲那年，從小帶他長大的奶奶去世後，他更將護身符當作寶物，片刻不離身。

唯一的困擾，就是逛街時更容易被誤認為道上弟兄……

不知不覺中，他走近別墅門口。

洞開的門內一片漆黑，像等著將人吞噬的黑暗之口。

大老遠他就聞到一股濃濃的血腥味，還夾雜著陣陣腐臭，令人作嘔。而越接近門口，那股噁心的氣味就越強烈。

他的嗅覺異常靈敏，能夠聞到一般人聞不到的味道，甚至有人用狗鼻或野獸形容他，在警察大學受訓時期，他往往能嗅出代表危險的氣味，包括彈藥、槍砲、對

手的呼吸……這總能讓他順利通過測驗，他也引以為傲。

可如今，他不禁後悔自己的嗅覺過於靈敏，因為這股強烈的臭味連一般人都聞得到，透過他的感官就會被擴大好幾倍。

黑暗大門只剩一步的距離，他很快就要面對那地獄般的景象。

為了強迫自己冷靜，羅寬典深吸一口氣，卻被腐臭味嗆得猛咳嗽。

他噙著眼淚走進屋內，裡面果然一片漆黑，斷電已久的老房子沒燈、沒電很合理，可現在是大白天，屋內的窗戶卻全被封死了，只有幾道細微的光線灑在滿是塵埃的地面。

當眼睛適應了黑暗，他才看清這是一個寬敞的客廳，後方連結著一道通往二樓的樓梯。

牆上懸掛著大幅複製名畫，客廳裡擺設了大型沙發、大理石茶几和歐式壁爐……

看得出當年的豪華，卻也映照出如今的破敗。

他就著微弱光線環顧四周，沒看到什麼恐怖畫面。

「喲！」這時，有個同樣穿著警察制服的男人從樓梯下來，用手中的手電筒將他從頭到腳掃射一遍。「你就是第一隊新來的菜鳥吧？」

「叫我寬典吧！」他打量了下對方，男人手上提著工具箱、戴著手套，應該是鑑識組的人。

可對方沒向他自我介紹，只用大拇指比比後方。「現場在樓上，你自己上去吧！

不過別說我沒警告你，那個……」

「是沒頭的。」羅寬典不甘示弱的回嘴。

對方似乎覺得有趣，笑了。「總之上面我們初步搜過了，還是沒找到，你們第一隊的一向擅長找東西，可惜你們的人來一個吐一個。」

「找什麼？」羅寬典覺得右眼皮又開始狂跳了。

「當然是頭啊！」

對方理所當然的語氣，讓他的預感一口氣成真。

相較於他的訝異，對方竟慢條斯理的說：「這一向是你們第一隊的工作啊！這支手電筒你帶著吧！上樓的時候小心點，別踩到……東西。我先出去透透氣，長時間待在裡面不被臭死也要悶死了。」

「欸、等等……」不容他多說什麼，對方已逕自走出別墅，只剩下一支手電筒陪伴著他。

羅寬典看著手電筒孤伶伶的光線，終於明白自己被陷害了。

難怪沒人想接這工作，難怪權哥不願跟著他進來……可工作就是工作，他不是秉持「越挫越勇」的宗旨，一路走來的嗎？

羅寬典暗自為自己打氣，硬著頭皮穿越客廳，來到樓梯前。

血腥味更濃了。

他小心翼翼的踩上第一階。

嗯，只要踏出第一步，之後就沒問題了……應該是。

就著手電筒的光，他一步一步拾級而上，腐臭味也越來越濃，甚至夾雜著些許冰

冷而刺鼻的氣味，像化學藥劑之類的味道……

應該是鑑識組留下的吧！

心中這麼想的同時，他即將到達階梯盡頭，突然腳下一滑——

「嗚哇！」他趕緊抓住樓梯扶手，穩住腳步，所幸沒有像顆皮球似的滾下樓，可心臟已嚇得怦怦作響，大聲得彷彿別人也聽得見。「好險、好險……」

好不容易緩下心跳，他才赫然發覺，四周靜得可怕。

「滴、答——」

靜謐的空間裡，沉重而緩慢的聲響從前方傳來。

他順著聲音來源往上看，就見一灘黏稠的液體，正從最上面一階的樓梯往下滴落，匯集成黑紅涓流，一路蜿蜒到自己腳邊，在他的黑皮鞋下凝結。

就算沒有沾取液體化驗，光憑味道，他也知道成分是什麼。

「血……」他挪開腳步，踮起腳尖快速通過。

可直到他站在二樓，才驚覺自己根本無處可逃，因為地板上已是一片血海。

手電筒的光線所及之處，是條長長的走廊，廊上全都染上大片的暗紅，地面到處擺放著標示牌。

他不敢細看標示牌下的物品，因為他知道，那些都是曾屬於死者的一部分。或許是四肢、或許是手指，又或許是……

他不願細想，但以出血量看來，凶手簡直將這裡當成了屠宰場。

此外，這裡應該也是命案發生的地點，因為只有活生生的人被剖開來時，才會流出這麼多血。

嘔吐感在喉嚨蠢動，羅寬典握緊手電筒，強迫自己撐下去。

可當手電筒照到走廊的盡頭時，那倚靠在牆邊的物體映入眼簾，他再也忍不住的趴在欄杆上乾嘔。

「該死……那是什麼……」幸好他沒吃早餐就趕來了，不然犯罪現場恐怕都被他破壞了。

可無論他怎麼吐，方才見到的影像仍揮之不去。

倚靠在牆邊的男人……不，那已不能稱之為「人」，而是慘遭切割的肉塊。

缺少了頭部和手腳，只殘留頸部的軀幹，從肩膀及腹部被斷開，孤伶伶的擺放在窗下，從傾斜的腹部斷面還能看見臟器已被掏空，形成血肉模糊的大窟窿。

那裡也是蓄積最多鮮血的地方，人體中的暗白脂肪漂浮在血池裡，軀幹內遺失的臟器被拋置在一旁。

「嗚……」羅寬典痛苦的趴伏在欄杆上，乾嘔到連眼淚都流了出來。「王八蛋……實在太過分了……」

無論死者做過什麼、無論凶手有什麼理由，沒人應該被如此對待，更沒人有資格做出這種罪行！

他絕對要揪出這泯滅人性的傢伙！

熊熊怒火取代噁心感，他粗魯的抹去淚水，站直身體、拿穩手電筒，轉身重新面對血腥的長廊。

可那東西依然在窗下，依然讓他感到莫名的噁心。

突然間，他聞到一股香味。

淡淡的、甜甜的，融合了花香與果香的氣味從鼻尖飄過。

「這是……什麼味道？」

他用力嗅聞空氣，在充滿血腥味的腐敗空氣中，確實有股細微的甜香，彷彿有個妙齡女子從他面前跑過，留下些許殘香。

「這種地方，怎麼會有女孩子？」

他下意識的轉頭，一邊嗅聞著、一邊以目光梭巡那股香氣的來源，卻聽見「喀噠」一聲。

有人正在扭開門鎖。

他本能的掏出腰際配槍，對準聲音來源。

在他的注視下，走廊左邊的一扇門，正緩緩開啟。

「咿——呀——」隨著木製門板特有的悠長傾軋聲，門扉完全敞開，一個渾身漆黑的人影走了出來。

「站住！」羅寬典將槍口連同手電筒一同瞄準人影。「高舉雙手，轉過身來！」彷彿早就知道他的存在，對方從容不迫的停下腳步，卻沒有高舉雙手，只是緩緩轉過身，挺直背脊面對他，毫不畏懼有道槍口正對著自己。

就著手電筒的光線，羅寬典看清對方的長相，不由得怔住了。

推測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男性，有張混血兒般立體鮮明的臉孔，應該說，他有張相當漂亮帥氣的臉蛋。

可真正令他感到訝異的是，對方擁有一隻亮眼的孔雀藍瞳孔，另一隻眼睛則是和自己同樣的黑。

而對方的一襲黑衣，顯示他並非自己這方的人。

「你是誰？」羅寬典厲聲問道：「這裡是命案現場，你不知道一般民眾不得進入嗎？」

「你到底要我先回答哪個問題？」黑衣男瞥了他一眼，從優美唇型吐出的話語，如寒冰般冷冽。「在警校學的東西都被你吐掉了嗎？一次一個問題，菜鳥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「別你啊你的，第十隊申屠澤。」黑衣男迅速出示自己的證件，羅寬典瞪大了眼，仔細端詳眼前的照片和資訊。

「你是異靈隊的……」難怪一身黑衣，難怪看起來……格外不同。

自稱申屠澤的男人皺了皺眉，顯然不喜歡這個稱號。「你現在可以放下那該死的槍嗎？菜鳥。」

「別叫我菜鳥。」羅寬典忿忿不平的放下槍。「我是第一隊的羅寬典。」

「連功課都不做就跑進現場的菜鳥，我沒興趣記住他的名字。」

「沒認出同事是我不對，但你不能因此認定我沒有認真投入工作。」

何況在今天以前，他並不知道真的有異靈隊存在，而且真的會參與辦案。

在警校時，他就聽說過，刑事警察局除了檯面上編制的九大隊外，還存在著屬於

特殊任務編組的第十隊。

聽說他們的工作內容就是協助九大隊處理「非人為」的棘手案件，加上工作性質，成員多為晝伏夜出，制服也為了和一般體制的警察區別而採用黑色，因此被戲稱為異靈隊。

沒想到，現在眼前就站著一個活生生的異靈隊隊員，還用極為不屑的眼神看著他。

「認不出同事是一回事，在犯罪現場嘔吐就有失專業。」

申屠澤收回證件，開始在一片血腥的走廊上來回穿梭，就算經過死者散落的腸子和腳趾，他也依然面不改色的低頭檢視，神態自若的像在逛夜市。

推測對方應該是在房間裡聽見自己的嘔吐聲才出來一探究竟，又羞又窘的羅寬典只能強忍噁心感，跟在他身後。

「這是我的疏失，但我沒有弄髒現場。」

「只能算不幸中的大幸，如果你還打算繼續當警察，就把膽子練大點。」看也不看他一眼，申屠澤戴上手套，翻動眼前的斷趾，觀察斷面。「反正他們的靈魂已經不在身上，不會痛、不會難過，你所看到的不過是一堆沒有感覺的肉塊，沒什麼好怕的。」

「不是這種問題……」一想到這堆肉塊曾是活生生的人，羅寬典就難以承受。

「但對我來說，就是如此而已。」

申屠澤放下斷趾，在他拿起某個像是內臟的東西前，羅寬典趕緊轉移視線，打量起眼前的異靈隊隊員。

對方身上的黑衣確實是警用制服，也同樣配戴了金線鷹紋的徽章，相較於壯碩的自己，比他矮上半個頭的申屠澤體格修長，加上黑衣的視覺緊縮效果，看起來格外纖細，專心的側臉也挺漂亮的，長睫毛、高鼻子……完全是自己欣賞的類型……雖然申屠澤專心凝視的是某個人的內臟。

察覺他過於放肆的視線，申屠澤回頭瞥了他一眼。「你看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啊，我只是好奇，為何異靈隊會參與調查？」

申屠澤嘆口氣。「就說你沒做功課，你知道這間房子的來歷嗎？」

「我也說過，我有做功課。」羅寬典將自己得到的訊息簡要描述一遍，申屠澤才稍微收斂了鄙視的目光。

「既然如此，你就應該明白第十隊加入的原因。不過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件案子的手法過於凶殘。」申屠澤放下不知是什麼的內臟，繼續說：「以往發生的分屍案，凶手多半是為了毀屍滅跡，才會花時間進行分屍，可這樁案件裡，凶手耗費精力支解的屍塊就大剌剌的扔在屋內，彷彿在昭告全世界——我是個泯滅人性的傢伙。」

「如果他不是泯滅人性，就是瘋了。」能做出這種事情的人，羅寬典無法想像他的心理狀態。

申屠澤扔掉沾滿血跡的手套，起身凝視他。「對你們而言是瘋了，但對某些人而言，他們是被『蠱惑了』。」

「被誰蠱惑？」

申屠澤沒有回答，嘴角泛起的微笑彷彿在嘲笑他，羅寬典頓時明白了。

「你看得見……那些……」他不知該如何稱呼那些東西，阿飄、好兄弟？

「你不相信？」申屠澤挑起單眉。

「我從來沒見過，自然不相信。」

「也是，看你的臉就寫著『我八字超重，所以我無知』。」

沒必要說得這麼過分吧！羅寬典正想提出抗議，那股香味又掠過身旁，他立刻轉過頭，但前方除了被打開的房間，什麼鬼影也沒有。

「你有沒有聞到？」羅寬典問。

「聞到什麼？」申屠澤語氣淡然。

「香水味。」羅寬典順著那股氣味往前走，申屠澤則跟在他身後。

「我只聞得到血腥味和腐臭味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越靠近房間，那股香氣越清晰，於是羅寬典走進那間房。

裡面同樣一片漆黑，擺放了各式各樣的櫃子、桌椅和雜物，亂得可以，應該是儲物間。

「對了，你剛剛就是從這個房間出來的吧？你一個人在裡面做什麼？」

「隨意看看。」申屠澤聳聳肩。「這裡每個房間我都大致看過了，不過這裡實在太亂了，得等探照燈裝好才有辦法好好搜。」

「那有看到什麼嗎？外面那個的頭，或是……你所謂的『蠱惑者』。」

申屠澤自然聽出他語氣中的質疑，卻不生氣，反而勾起一抹微笑。

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既然你問了，我就告訴你，只有一個，是個年紀很輕的女生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羅寬典緊張的環顧四周，當然什麼也沒看見。「你該不會……故意嚇唬我的吧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反正你不相信那些東西的存在，不是嗎？」申屠澤依然微笑，令人猜不出他的情緒。「如果我說，剛才你問我有沒有聞到香水味的時候，她正走過你身邊，你相信嗎？」

「欸欸？」羅寬典驚恐的瞪大雙眼，突然間，他又聞到那股香氣。

「如果我說，你就是跟著她的腳步……或者說，跟著她的氣味，走進這間房裡，你相信嗎？」

伴隨申屠澤的笑容，香氣越來越濃烈，也越來越近，羅寬典的臉色刷地慘白。他身邊除了申屠澤之外，什麼人也沒有，而這股香氣絕對不屬於他所能看見的那個人。

「不可能……你騙我的吧……」

聞言，申屠澤的表情倏地冷冽，「我有什麼理由要騙隻愚蠢的菜鳥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香氣已逼近鼻尖，濃郁到幾乎要讓他打噴嚏。羅寬典握緊了胸口的護身符，下意識的往後退，卻砰的一聲撞上某個巨大的物體。

「哇啊——」他慘叫著隨著老舊衣櫃向後倒，連帶撞翻兩旁的桌椅，櫃子上的東西也乒乓兵兵的掉下來，砸了他滿身。

「好痛！」某個堅硬的物體重重打在羅寬典的頭頂，砸得他眼冒金星，好半天才回過神來。「什麼鬼啊……」

「喂，你沒事吧？」申屠澤冷淡的聲音傳來。

「死不了。」羅寬典隨口應了句，揉了揉頭。但這真他媽的痛得要死，到底是什麼鬼東西打得他這麼痛？

他捧起剛才砸得他昏天黑地的罪魁禍首，可眼前仍一片漆黑，只摸得出那是一個略帶圓形、卻又有些不規則部分的冷硬物體。

甩甩頭，好不容易甩掉眼前的小星星，他重新將目光凝聚在手上的東西。

才定眼一看，就對上兩個空洞無神的大黑窟窿。

那是一個完整卻早已乾枯的骷髏頭。

「媽呀——」

慘烈的哀嚎聲穿透整棟別墅，驚動了樹林的鳥兒成群飛起，連屋外的員警們都忍不住回頭張望，以為又發生第二起命案。

這也是羅寬典昏厥前最後聽到的聲音。

## 第二章

「哎呀！人生總有第一次嘛！」

背部被前輩用力拍了一下，羅寬典吃到一半的飯糰差點從嘴裡噴出來。

「遇到那種場面，任誰都會失控的，也不能怪你啦！」

他心想，就算你這麼說，丟臉的又不是你。

「不過你也真倒楣，竟然在申屠那個毒舌鬼面前昏倒，像具屍體般給人扛出來。」

陳光權大笑兩聲，一屁股坐在羅寬典的辦公桌上。

「權哥，你的屁股……」

「今後你們還要一起查案，可憐哪，真不曉得會被那傢伙損成什麼樣子。」

「權哥，挪一下屁股……」

「對了，你已經看過了吧？他的陰陽眼。」陳光權神祕兮兮的湊過來。「你不覺得他的長相跟其他人不同嗎？聽說他媽媽在他小時候……」

「權哥！」羅寬典忍無可忍的大吼，嚇得陳光權整個人從桌子上跌下來，連滾帶爬的起身。

「那麼大聲做什麼？嚇壞我老人家了……」

「抱歉，不過你坐到我的檔案了。」

「欸？！抱歉、抱歉。」陳光權趕緊將檔案夾拍了拍遞給他。「哎呀！好像有點折到了。」

「噴，沒關係啦！」羅寬典嘴上雖然這麼說，但看到幾乎被折成兩半的檔案夾，還是有點不爽。

他打開檔案夾想檢查資料是否毀損，卻一眼就看到頭骨的X光片，立刻「啪」的一聲闔起檔案。

糟糕，這幾乎是本能反應……

羅寬典懊惱的嚼著剩下的半個飯糰，身為警察，他不該看見個頭骨就嚇昏過去。

「都怪那傢伙，對我胡言亂語一通……」

「畢竟他是異靈隊的嘛！那個隊的人都嘛古古怪怪，他們家那個姓關的隊長更是怪中之怪，明明長了一張紳士臉，看起來風度翩翩、儀表非凡，卻帶著一群人在那裡搞鬼。」

陳光權告訴他，異靈隊大部分的成員是原本就擔任警職的警官，或者由長官推薦加入這個特殊編組，僅有少數隊員經由特殊考試及格聘任。

「不過在我看來，那一隊根本都是挑長相任用的吧！又不是型男隊……」

矮胖的小眼睛前輩如此嘀咕，羅寬典只能說，他舉雙手贊成這個論調。

如同申屠澤看過自己的檔案，他也看過這位搭檔的資料。

申屠澤和他一樣畢業於警察大學，現年二十六歲、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，比自己年長三歲、矮了十四公分。

雖然只有及肩照，但這位異靈隊成員直視前方的雙眼，依然展現他高傲與優雅並存的氣質，一襲黑色制服，襯出他偏淡的髮色及白皙皮膚，加上立體細緻的五官，應該常被誤認為是混血兒吧！

怎麼說呢？那張臉的確很切中自己的「喜好」啦！害他每次一翻開檔案照就像少女看偶像、阿宅看動畫一樣，完全入迷了。

尤其是他呈現孔雀藍的瞳孔，更是美得令人屏息，也美得駭人……

不過一想起申屠澤的毒舌和傲慢，以及自己在對方面前昏倒的糗樣……羅寬典的情緒再熱切，也會和申屠澤奉送給他的冷言冷語一樣，瞬間冷卻下來。

「聽說他們多半都有那個什麼……靈感啦！」陳光權伸手沾掉羅寬典衣領上的飯粒就往嘴裡送。「專門協助我們其他大隊處理非人為的棘手案件，而且破案率奇高。」

「只是剛好吧！哪有什麼非人為的案件啊……」羅寬典在搭檔的特殊專長欄位裡看見陰陽眼這三個大字時，心情複雜得難以言喻。

「哇靠！被震撼教育之後，你還這麼鐵齒啊！」

「我是被頭骨嚇到，又不是阿飄。」羅寬典沒好氣的說：「如果是你，突然有個頭骨掉在身上，鐵定也會倒地不起。」

「嘿嘿，我只能說，幸好遇上這檔蠢事的不是我。」

「權哥……」羅寬典嘆口氣，只能怪自己衰，現在淪為全刑事總局的笑柄了。

仔細想想，他的新搭檔個性惡劣、心機又重，說不定是為了給他一個下馬威，才故意在凶案現場噴香水，讓他誤以為是阿飄，好逼他對自己言聽計從，結果害他嚇上加嚇，犯下不可挽回的錯。

「真是黑衣黑口黑心哪……」

「黑衣黑口黑心，這註解下得真好！」陳光權拍手叫好，但隨即又搖頭嘆息。「不過他也很可憐啊，聽說小時候就被叫『鬼子』。」

「鬼子？」

陳光權壓低了音量。「畢竟有陰陽眼嘛！大概是因為出身於傳統家庭，又更封閉了。你想想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有話直說，搞得大家都怕他。加上他那對眼睛，一藍一黑的，長得又像外國人，很容易招人非議……」

懷疑他不是自家的小孩？思及此，羅寬典對搭檔那渾然天成的美貌，竟感到些許同情。

「他媽媽大概是受不了這種飽受猜忌的生活，精神出了狀況，在他七歲那年，在家中後院的池塘自殺……」陳光權頓了頓，以沉重的語氣說：「據說當時第一個發現的人，就是他。」

年僅七歲的小孩，親眼看著母親的屍體浮在水面……

羅寬典無法想像當時的申屠澤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此事。但可想而知，此後他的生活鐵定更加天翻地覆。

「他到底是怎麼撐過來的……」

「有什麼好撐的，張眼呼吸你也會。」意想不到的聲音，從身後冷冷傳來。

不會吧……羅寬典回過頭，果然對上一張面無表情的帥臉，和對方一藍一黑的眼睛。

「申屠？！咳、咳……」

差點被油條碎屑嗆到，羅寬典猛捶自己的心口，又灌了好幾大口水才解除危機，而剛才還忙著道人長短的陳光權則滿臉尷尬的默默溜走。

「你要從別人背後出現，連招呼都不打的嗎？」

「見到前輩連早安都不會說嗎？看來你嚇得不輕。」依然穿著黑衣的申屠澤從他手中抽走檔案，不但氣定神閒的端詳起頭骨X光片，還翻閱起血肉模糊的屍體照。「你還能去查案嗎？要是不行，趁早向長官報告換人，我也省得麻煩。」

「我很好，多謝關心。」拎起車鑰匙和外套，羅寬典真後悔自己有瞬間同情這傢伙。「我隨時都可以出發，要去哪？」

申屠澤大嘆一口氣，像面對一個不長進的學生。「你根本連報告都沒讀完嘛！今天的第一站就在這裡。」

「這裡？」羅寬典環顧四周，自己的確是在警局的辦公室。

「沒錯，就在這棟大樓裡。」語畢，申屠澤兀自走出第一隊的地盤。

羅寬典向陳光權打聲招呼，也跟在他身後離開。「我們到底要去哪？」

「鑑識組。」

「鑑識報告不是已經出爐了嗎？」他可是趁著光天化日，在辦公室強忍吐意讀完了，還背得滾瓜爛熟，免得又被某人數落沒做功課。

屋內屍體和頭骨分屬一男一女。

慘遭分屍的男性頭部依然從缺，不過警方從他的衣服口袋裡找到破碎的證件，DNA初步比對也證實他就是失蹤一個月的二十七歲男子何守仁。

離奇的是將羅寬典海K一頓的女性頭骨。

光從她的身體狀況就可知道她已去世多年……不對，她沒有身體，就只有一個頭骨而已，但以現今科技而言也足夠了。

比對過多個資料庫，警方在失蹤人口的資料庫裡查到她。

「莊佩慈，失蹤時二十歲，就讀於某私立大學，在連鎖藥妝店裡打工。」申屠澤用他漂亮的薄唇，像背誦臺詞一樣吐出毫無感情的敘述。「這兩人看似毫無交集，可巧合的是……」

「她和何守仁是國中同學。」羅寬典接著說，證明自己真的有做功課。「除了他倆之外，還有四個男女同學，六個人是好朋友，他們感情要好，畢業之後也常常舉辦聚會。」

申屠澤微微瞇起眼，「沒錯。但莊佩慈七年前參加國中同學的聚會以後就沒有回家，至今仍為失蹤人口。」

「再過幾天，就到了法定宣告死亡的日期……」

「不用等法定宣告，她現在已經確定死亡。」申屠澤說著連黑色幽默都稱不上的冷言冷語，走進電梯，也不管羅寬典是否已經跟上，擅自按下關門鍵和。「她的父母早已離異，扶養她的母親在前年去世，父親則是更早之前就因癌症……」

「她還在世的親人只剩下一個姊姊嘛……你說的我都知道。」羅寬典看著電梯逐漸下降，有些不耐煩了。「這跟我們要去的地方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就說你沒做功課。」申屠澤從高挺的鼻間冷哼一聲，「莊佩慈的姊姊——莊嘉仁，就在鑑識組的生物鑑識組任職。」

「欸？！」羅寬典詫異的瞪大眼，拚命翻閱手中的資料。「等等……我怎麼找不到這則資訊？上面只說她姊姊是公務員啊……」

「這國家的公務員那麼多，難道你都沒有好奇心嗎？」申屠澤抬起他修長到近乎完美的食指，指指自己的太陽穴。「動動腦啊，菜鳥，不然情報會自己飄到你面前嗎？」

媽的，跢屁啊！羅寬典在心中痛罵這毒舌又高傲的異靈隊員不下數百次，明明就是用旁門左道搞來小道消息，還在他面前耀武揚威。

可悲的是，現在的自己只能忍氣吞聲，心想總有一天要讓對方刮目相看。

「噹——」電梯抵達他們預定前往的樓層。

門一開，申屠澤理所當然的率先走出電梯，羅寬典對於局內的配置還不清楚，只好跟在他身後走。

很快的，指示牌出現在右側牆邊，他們順著指標前進，在走廊底端拐彎後，就看見一道厚重的鐵門，掛著「鑑識組」的門牌。

申屠澤在門邊刷了卡，鐵門「喀喳」一聲向右滑開。他對羅寬典撇撇頭，示意他跟上。

雖然對他高傲的態度不滿，羅寬典還是照做了，鐵門就在他踏進室內的下一秒再度回歸原位，差點夾到他，嚇出他一身冷汗。

「呼，好險、好險……」羅寬典拍拍胸口，幸好有乖乖跟著。

「局裡都是靠刷卡進出的。」申屠澤依然頭也不回的往前走，鑑識組的人也從未搭理他們，各自埋頭苦幹。「如果沒有事先申請，你只能在被允許的範圍內活動。」

「我們可是偵查大隊的成員，卻連鑑識組的大門也不能進？」

「沒錯，這是為了確保鑑識組的中立，證據就是證據，從不應該站在任何一方。」

「但我們是警察，找出證據、將歹徒繩之以法，不是我們的責任嗎？」

「正因為要將歹徒繩之以法，才必須讓證據自己說話，我們不能擅自預設立場。」

「在證據說話前，所有人都是無罪的，是吧？」

羅寬典嘆口氣，他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但接連看到兩宗分屍案，死者都被人硬生生砍頭，他不禁感慨這個社會究竟是怎麼了。

依稀記得檔案照片上的莊佩慈是個長相清秀的女孩，失蹤時還比自己小了三歲，是個花樣年華的大學生，現在卻只剩下一颗腐朽的頭骨。

此外，那顆頭骨的下顎有些錯位、牙齒也崩掉幾顆，不曉得是因為長年擠壓在倉庫一角，又撞到自己的鐵頭，還是……生前受盡折磨？

「到了，進去。」申屠澤冷淡的嗓音，將羅寬典從哀傷中拉回。

只見他熟門熟路的來到一間會客室，擅自打開門。

室內只配備了最基本的擺設，一張低矮的長桌、幾張沙發和茶几。

申屠澤逕自在一張單人沙發坐下，羅寬典則是對自己高大的體格早有自覺，選擇坐在他隔壁的雙人座。

屁股還沒坐定，他沒耐性的前輩已拿起茶几上的電話撥打分機。「莊警官，我是申屠……是的，我們已經到了。」

沒有一句寒暄，申屠澤用短短三秒鐘結束對話，接著交疊起修長雙腿、抱起雙臂，閉目養神。

這傢伙要是不當警察，應該可以當個平面模特兒餬口吧……羅寬典心想。

因為他一開口或一挑眉，就很容易勾起他人暴戾的一面，最好當一個不會動、不用說話的洋娃娃就好。

不出兩分鐘，有人輕敲會客室的門。

申屠澤立刻睜開顏色不同的雙眼，神情嚴肅，羅寬典也跟著正襟危坐。

踏進門來的是一位穿著實驗白衣、牛仔褲的高挑女性，染成紅栗色的長髮紮成馬尾束在腦後，給人一種簡潔的俐落感。

仔細一看，她有著深刻鮮明的雙眼皮和大眼睛，鼻樑高挺、唇型豐厚，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欣賞，但算是個獨具特色的美女。

這時，一股熟悉的氣味同時飄進鼻腔，那是融合了花香與果香的……香水味。

羅寬典頓時寒毛直豎，這是他曾在破舊別墅中聞到、害他昏迷的恐怖氣味！

「我是莊嘉仁。」她大方的主動和他們一一握手，隔著矮桌在他們對面的雙人座沙發坐下。「希望你們不會介意我剛處理完某人的唾液。」

「不、不、不……不會。」雖然莊嘉仁有意緩和氣氛，但羅寬典仍緊張得連話都說不好，頻頻張望四周。

「羅警官，怎麼了嗎？你看起來坐立難安。」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……聞到一股……很熟悉的香水味。」

「喔，抱歉，那應該是我的香水，也曾有同事抱怨用得太濃了。」莊嘉仁不好意思的笑笑。「這款香水最早是佩慈送我的，後來用習慣了，就一直都用相同的味道了。」

「啊，原來如此……」既然是活人用的，那也沒什麼好怕的了。

不對，所以那天在大宅聞到的味道，真的是屬於莊佩慈的嗎……

見羅寬典一個人在那裡激烈的變換表情，申屠澤不理會他，面對莊嘉仁直接進入正題。

「莊警官，之前我在電話中提過了，我們是為了妳妹妹的事情過來的。」

「是……」莊嘉仁垂下長長的睫毛，「她已經失蹤七年了，我前兩天還在想說不定該放棄了，畢竟在法律上，她也即將成為不存在的人了……」

「那妳應該知道，我們找到她的頭骨了。」

「……是的。」莊嘉仁交握在膝蓋前的手微微顫抖。「我很清楚局裡的規定，所以知道的也僅此而已，上頭嚴禁我經手這個案子，甚至不可以向任何人打聽案情。」

「妳明白自然最好。但為了盡快抓到凶手，我們必須尋求妳的協助，請告訴我她失蹤前與妳最後連繫的狀況。」

「我知道的部分，我想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。」莊嘉仁咬咬下唇，顯然不願意再回想。「你從檔案和筆錄上應該都有看過……」

「那是別人的紀錄，我需要聽妳親口說一遍。」

「我不認為有這個必要。」莊嘉仁搖搖頭，一臉痛苦。「已經夠了吧……一次又一次的筆錄、一次又一次的失望……不管我說了多少遍，還是找不到她。何況現在，就算我說破嘴，她也回不來了……」

「所以妳要放過奪走她的凶手？」

「不，我……」

「申屠，別再逼她了。」見莊嘉仁將臉埋進掌中的煎熬模樣，羅寬典忍不住出聲。

「何況那都是七年前的事了，現在再叫她說也……」

「閉嘴。」申屠澤冷瞪他一眼，目光回到莊嘉仁身上。「沒錯，她是回不來了，我也知道回想過去讓妳很痛苦。那麼，對於害妳們姊妹分離、害妳這七年來苦不堪言的人，妳打算就這麼算了？」

「不……我只是覺得……過去七年找不到，以後也一樣找不到。」

「我會找到的。」申屠澤斬釘截鐵的話語，終於讓莊嘉仁抬起頭來，眼中散發又驚又喜的光芒。

「你是說……」

「我說，我會找到的，我保證。」

「喂……申屠。」羅寬典想叫他別做這種保證，但對方絲毫不理會他。

「我想妳聽說過異靈隊的破案率吧？」

「嗯，高達百之八十五。」

「那是對外宣稱的數字，其實剩下的百分之十五是因為某些隊的長官過於愚蠢，不願意公開凶手，堅持宣稱未破案。」申屠澤雙手交疊向後仰，看起來就像時裝模特兒。「換言之，凶手不是人……」

「喂！申屠！」

羅寬典想叫他別再說這些怪力亂神的話，也不要拐彎抹角責怪合作的他隊。但莊嘉仁顯然深信不疑。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殺死我妹妹的凶手，也有可能在那百分之十五裡？」

「不，凶手鐵定是在另外八十五的可能性當中。」申屠澤的語氣淡然，雙眼卻迸發出懾人魄力。「大部分的凶手都還是『人』。對於那百分之十五的凶手而言，他們單純只想達成目的，只有『人』才會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情，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放過他，讓他繼續苟活在這個人世中。」

「可是，就算我再說一次……」

「我不信任其他人的紀錄。」申屠澤鬆開手，任由手中的檔案啪答一聲掉落在桌面。「如果不是我親耳所聞、親眼所見，我是不會相信的。」

「真是傲慢哪……」莊嘉仁和羅寬典不約而同的說。

不過身為重要證人，莊嘉仁最後還是露出苦笑，說：「那我就為了異靈隊的破案率再複述一次好了，但那都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，我沒把握能把每個細節都說得那麼清楚。」

「沒問題，如果七年過後妳還記得很清楚，代表是非常重要的線索。」

羅寬典暗中吐槽申屠澤的歪理，但莊嘉仁似乎很吃這套，她做了幾個深呼吸，等心情平復下來後，再度開口。

「我和佩慈的爸媽很久以前就離婚了，當年我十歲、她八歲。我跟了爸爸，她跟了媽媽，雖然我們分開了，但還是會偷偷相約見面，瞭解彼此的近況。」

「妳們感情很好。」羅寬典說，莊嘉仁回以微笑。

「是的，她是我的手足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佩慈個性溫柔，待人和善，和她相處過的人都會喜歡她。」

莊嘉仁繼續說。她妹妹國二時轉學，認識了一群好朋友，變得比較常和他們玩在一起，減少了與姊姊的聚會。

她拿出申屠澤請她帶來的畢業紀念冊，指著莊佩慈的畢業大頭照。

照片中的女孩和檔案照相差無幾，看起來眉清目秀。接著她翻到一張團體照，指出其中的兩男兩女及身首異處的何守仁，都是莊佩慈的好友。

「他們感情非常好，就算畢業了，也常常舉辦聚會，直到七年前……」

前一天晚上，莊嘉仁本來想約妹妹週末去看電影，但莊佩慈告訴她必須去參加國中同學的聚會。

「那天晚上，我自己去看了電影，因為手機調成無聲，回家後才發現她打了幾通電話給我，我回撥，卻沒有人接，後來再打，就轉成語音信箱了。」

莊嘉仁雖然覺得不對勁，但也沒多想，只猜測應該是手機沒電了。可隔天就接到久未連繫的母親打電話來，問她是否知道妹妹的下落。

「佩慈打工的店裡說她沒去上班，雖然她只是打工，但從不遲到、不早退，店長也對她讚譽有加，突然一聲不吭就不去上班，感覺很奇怪。」

接下來，就是惡夢的開始，她們好不容易找到莊佩慈的國中同學，每個人都說他們在一間日式料理店聚會，結束後就各自回家了。

之後莊嘉仁和母親嘗試各種方式想要連絡莊佩慈，但都徒勞無功，這女孩就像人間蒸發一樣，消失了。

「我總是不斷的想，如果我沒去看電影、如果我接了她的電話、如果我那天晚上

就馬上報警處理……」莊嘉仁放在膝上的手握緊成拳，指甲幾乎要陷入掌心，以近乎哭泣的聲音低語，「現在她是不是還活著？是不是還開開心心的和我聊著生活的大小事？是不是……不會只剩下一顆頭骨，連完整的屍體都找不到……」

「莊警官……」羅寬典本想起身，最後還是忍住了，盡量以平和的語氣說：「妳不能拿這些事情責怪自己，我們誰也無法控制……」

「不管妳有沒有接電話、有沒有報警，她都注定會遇害。」

「申屠！」羅寬典瞪了搭檔一眼，就算是黑衣人講話一定要這麼黑心嗎！

「我說的是事實。」申屠澤也冷冷的回瞪他。「沉浸在懊惱中根本無濟於事，若覺得不甘心，就該協助我們揪出凶手，說這些自我感傷的話只是浪費時間。」

「你不需要這麼冷酷無情吧！人本來就是有感情的生物，何況她剛失去了這世上唯一的親人，讓她傷心一下都不行嗎？」

「夠了。」莊嘉仁舉手打斷兩人的爭執，臉上滿是苦笑。「羅警官，我很感謝你的體貼，但申屠警官說的也沒錯……我的確很難從悲傷中站起來，可是我也很清楚，為了她，我不得不堅強。」

「莊警官……」

「當初我會選擇加入鑑識組，也是為了她。以前的科技沒有現在這麼發達，有很多線索現在說不定都是可以用的，可在當時全都白白浪費掉了。所以，我更不該沉溺在悲傷裡，讓凶手繼續逍遙法外……只要想到那個渾蛋能因此在這世上多存活一秒，我就坐立難安。」

看著莊嘉仁漂亮的臉龐因恨意而扭曲，羅寬典總覺得内心不好受。

「但我想，憑一己之力還她一個公道，是不可能的。」最後，她抬起頭，以懇切的目光輪流看著他們倆。「我會盡一切所能幫助你們，只要能找出凶手。」

得到她的允諾，申屠澤又詢問了一些有關案情的問題，她的回答幾乎和七年前的報告相符。

半小時後，申屠澤主動表示訪談結束，他起身向莊嘉仁伸出手，以不帶感情的語調說：「莊警官，謝謝妳的合作。」

「哪裡，之後就拜託你們了。」莊嘉仁也回握他的手。

羅寬典跟著起身，兩人正準備離開時，身後卻傳來她的聲音。

「其實，你是來試探我的吧？」

羅寬典怔了下，後來才明白，她是在對自己的搭檔說話。

申屠澤也停下腳步，回過頭，面無表情的望著她。「我不懂妳的意思。」

「你看得到佩慈吧！」莊嘉仁面露微笑，卻說出令人寒毛直豎的話。「看到她就在我身邊，想透過她的反應，驗證我是否在說謊。」

申屠澤沉默了，這陣沉默反而更讓羅寬典心焦。

不會吧……你快說點什麼啊！該不會……那女孩的幽靈真的在這裡？他慌亂的張望四周，但一如往常的，他什麼也沒看見。

經過恍如半世紀那麼長的空白，申屠澤才再度開口，「妳應該比我更清楚，不是嗎？」

「等等！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羅寬典不可置信的來回看著兩人。

「意思是……申屠警官早就看穿我和他一樣。」莊嘉仁向羅寬典微微一笑，低下頭，從左眼取下隱形眼鏡，露出藍色的瞳孔。「有著一雙恍如詛咒般……令人厭惡的眼睛。」

Crescent